

十五 樊增祥

樊增祥，字嘉父，號雲門，別號樊山，湖北恩施人。論詩以清新博麗爲主，工于隸事，巧于裁對，自負爲一代詩伯。早歲規撫隨園，甌北，晚年究心晚唐，張之洞稱其近體詩爲名世之作。非過譽也。

二

樊山天性敏慧，美姿容，髻齡卽卓犖異羣兒，父燮，官副將，以嗜酒誤事，巡撫駱秉章將劾之，而湖南舉人左宗棠方佐秉章幕，綜理軍政。往謁乞解，伏地拜，宗棠不答禮，且詬讓之。燮以武官至紅頂矣，亦還詬，終被劾罷官。歸召其子曰：「一舉人如此，武官尙可爲耶？汝不發奮得科第，非吾子也。」樊山感而刻苦工讀

卒中光緒丁丑進士，入翰林院，出補縣令，善聽訟，樊山判牘，膾炙人口。累官至陝西藩台，江蘇布政使，頗負一時清望，殆得力於庭訓者耶？

總督張之洞七十壽辰，樊山方布政陝西，乃以儷體文二千言爲壽，用電報，分日拍發，中有驚句云：『不嘉其謀事之智，而責其成事之遲，不諒其生財之難，而責其用財之易。』蓋之洞志大而謀遠，任督撫四十年，每有興作，耗費巨萬，一時有國家敗子之稱，此文極盡幹旋之能事，故之洞大聲朗誦，擊案而呼曰：『雲門真可人哉！』當時幕府人才濟濟，而之洞最賞識者，惟樊山與梁鼎芬兩人耳。

三

陝甘總督升允，滿洲人也。諭調能文之縣令到督署司文案，例由藩台指調，樊山乃復拒之，略謂：『諸令俱陝省幹令，均在任所，倚畀方殷，不能更調。至若文章之事，則本司雖老，猶日試萬言，倚馬可待。……』升允閱及不悅曰：『吾令僚屬，無梗命理，且雲門於我，豈能稱老？』自此即有芥蒂。旋以某案，又相齟齬

樊山竟專摺奏，軍機大臣驚曰：『樊增祥居然敢奏上官！』遂留中不發。升允聞之大怒！終因鹽官貪污案，奏劾樊山，果革職，交四川總督錫良查辦，遂狼狽離陝矣。後經張之洞特保，始開復原官，授江蘇布政使。

四

樊山自負甚高，對於並世詩人，少所許可。有某甲者。自詡能詩，每對之誦其所作，樊山久而不耐，嗤以鼻曰：『君詩多不諧韻，且誤用故實，於他人尙不應如此，矧向老夫賣弄，尤可不必！』某則面赤而謝曰：『小子學殖荒落，以致如此。樊山撫掌大笑曰：『田無一草，不得言荒，樹無一果，奚所用落，君胸無點墨，乃無草之田，無果之樹，何荒落之有哉？』甲不勝慚怒而去樊山不之顧也。

五

傅彩雲，又名賽金花，蘇州名妓也，艷聲噪江左，自爲洪文卿殿撰篷室，寵以

專房，曾隨使節駐英倫，歸後未久而寡。八國聯軍陷北京，一度與統帥瓦德西有染，侍居北京儀鸞殿，樊山賦前後彩雲曲以張之，讀者比之吳梅村圓圓曲，嘉興沈會植以爲的是香山，不僅梅村而已。

樊山詩才雄捷，歡娛能工，不爲愁苦之詞。自言雖師事張文襄，李越縵，而詩不與相同，喜爲艷體，謂可駕冬郎，疑雨集不足道也。案頭詩稿，用薄竹紙訂百餘頁，不數月又易本矣。侯官陳行輯近代詩，以樊山之詩多而選難，乃選其艷體而爲辭曰：「後人見雲門詩者，不知若何翩翩年少，豈知其青癯一叟，旁無姬侍，且素不作狹斜遊者也。」生平見人用眼前習見故實，輒呵之曰：「此乳臭小兒也！」作詩萬首，以律詩居其什九，次韻疊韻尤多，無非欲從艱難之中，而臻奇巧，以見工力耳。

六

居恆爲詩，雖取選中晚唐，晚年亦偶爲宋詩。嘗有與鄭孝胥冬雨劇談之作，瘦

硬似孝胥，孝胥樂而和之，備致傾倒之辭。錄其一云：『久於南皮坐，習聞樊山名，老矣始一見，趙璧直連城，落筆必典贍，中年越崢嶸！才人無不可，皎若日月明！春華終不謝，一洗窮愁聲。南皮夙自負，通顯足勝情，達官兼名士，此秘誰敢輕！晚節殊可哀，祈死如孤惻。其詩始抑鬱，反似優平生。吾疑卒不釋，敢請樊山評。』論者謂能傳樊山之生平，不徒別此日之詩派而已。

樊山喜用僻典，緝裁巧密，至讀者不易索解。而有時亦作輕鬆雋爽之句，如都門七夕一律云：『可是神仙王子喬，夜遊燕市紫駟驕，天邊玉女年年淚，地上銀河處處橋，夫婦有情如此水，古今無價可憐宵，上京歌舞人如海，勝看錢塘八月潮。』此在樊山作品中尙不多見。

七

樊山論詩每語于人曰：『向來詩家率墨守一先生之集，其他皆束閣不觀。如學杜，韓者，必輕長慶，學黃陳者，卽屏西崑，講性靈者，則明以前之事不知，尊選

體者，則唐以後之書不讀。不知詩至能傳，無論何家，必皆有獨到之處，少陵所謂『轉益多師是我師』也。人所處之境，有台閣，有山林，有愉樂，有憂憤。古人千百家之作，濃淡平奇，洪纖華樸，莊誇歛肆，夷險巧拙，一一兼收並蓄，以待天地人物形形色色之相需相感。吾即因以付之，此即所謂八面受敵，人不足而我有餘也。所蓄既富，加以虛衷求益，旬煨季煉，而又行路多，更事多，見名人長德多，經歷事更多，合千古人之詩，以成吾一家之詩，此則樊山詩法也。』透關之論，句句從體會中道出，洵足爲學詩者之津梁也。樊山以民國二十年三月十四日，卒于北平，年八十有六，遺詩三萬篇，真一代之名作也。